

不被赞美打搅

君子闻过则喜,小人闻过则怒。君子与小人,有所不同又有所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君子闻过是喜,小人闻过是怒,各有修炼,高低不同。相同的地方在于,只要是听到了,君子也好小人也罢,都会有所“动”,不复先前的“静”了。

起心动念,都因风过。不写东西的时候,我是不介意处于某种情绪之中的。是甜自然好,若是苦、辣、咸一时不去,也只好任其在身体里待上一会儿。

天工造物,身体是个练习场,该好好用它,才不愧对。喜怒哀乐悲惊恐,来此练习,种种经历,皆是功课皆是历练。

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害怕任何一种情绪的到来。只想隔绝,只想置身真空,人人勿近,一切勿近。喜乐也好,哀怨也罢,不论哪种情绪来袭,总之我已不再平静。我只有等待,等待风平浪静,等待心上无事也无物,才能话接上回,书接前传。

人非木石,看到赞美,心中多少有喜,看到批评,即便中肯,也不免心生低落。常情,常情在于人人概莫能外。可对一个需要平静的人来说,批评是风,赞美也是风,是风,皆是一种打搅。

如果是以一时谋一事,就需要专注一时,对来来往往的批评或是赞美,两耳不闻,将自己隔绝在外。如果用一生谋一事,就需要更漫长更全然的专注,也更需筑起“铜墙铁壁”,不被批评,甚至不被赞美打搅。

(摘自《今晚报》程泽/文)



世事洞悉

滴水藏海

有一种成熟,叫拒绝情绪羞耻;有一种成长,叫打破固有认知;有一种强大,叫能够沉得住气。

——当代人的三个成长真相
算不准能挣多少钱;算不准痛苦与幸福的比例;算不准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世界。

——人生有三大“算不准”
用理想当剪刀,剪掉烂选择。
——企业家冯仑
(摘自《新周报》)



哲理漫画

原本各有千秋,何必分个高低。做人外,不要太高,要知人外,不要有天。 (据澎湃新闻新闻佚)

无人报警

二十年前到意大利去,皮包在佛罗伦萨被技高胆大的扒手划开一道大口子,失去了几百美金。

有了前车之鉴,今年重游意大利,我提高警惕,步步为营。

这天下午,在罗马闹市区的一家便利店,日胜掏出50欧元,买了两张车票。正等着找钱时,店铺一隅突然传来了白

白 拐穷凶极恶的打斗

声,乒乒乓乓,我惊悚地转头去看,赫然发现四名男子正围殴一个高个子,我俩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想要尽快离开,可柜台职员却坚持要我们等,50欧元还握在他手里,我们别无选择。令人诧异的是,围观者众,却无人报警。

看着这一切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事竟是由我们“引起”的。

殴打结束,围观者散去,秩序迅速恢复正常。这时,

参与打斗的一名店员走近柜台,问日胜:“你的手机呢?”日胜一摸裤袋,哎呀!手机竟然不见了。店员摊开手掌,说:“在这儿呢!”原来日胜进店不久,手机便被高个子扒走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店员瞅见,一拥而上,围殴他,把手机夺回。

人性的善与恶,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展露无遗!

(摘自《羊城晚报》尤今/文)

『躺平』前,请来摸一摸我的床。最近,“躺平”成了时髦词。有人说:“卷不动了,不如躺平。”有人说:“反正努力也没用,干脆摆烂。”语气轻松,仿佛“躺下”是一种潇洒的选择,一种清醒的反抗。

可我想问一句:你真的知道什么叫“躺”吗?

我的床,已经陪我躺了三十二年。它没给我自由,只给我僵硬的脊背、萎缩的肌肉、满屁股的褥疮,半夜抽筋时咬破的嘴唇。我不能翻身,不能坐起,连大小便都要靠人挤压肚子,不然就等着肠梗阻慢慢地痛死。这叫“躺”?不,这叫被命运钉在原地。而你们说的“躺平”,是累了就歇,烦了就停,刷着手机吃着外卖,明天还能爬起来打游戏、追剧、约朋友吃火锅。那不是躺平,那是暂时关机。真正的“平”,是我这样的人,连“关机”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一旦心停了,母亲就白熬了三十年。

我不是来指责年轻人。我知道,房价高、工作累、内卷凶,世界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但正因为难,才更要站着喘气,而不是趴下装死。我瘫在床上,却用眼神敲字;我动不了四肢,却让文字翻山越岭,光芒四射;我连一杯水都端不起,却想递给你一盏灯——告诉你:苦难压不死人,放弃才会。

别把“躺平”当勋章。真正的勇者,是在看清生活有多难之后,依然愿意为了一口热饭、一句问候、一个未完成的梦,咬着牙再撑一天。所以,下次再说“躺平”前,先来摸摸我的防褥疮气垫床——冰凉、塑料、一躺三十年。如果你躺得下去,我敬你是条汉子;如果躺不住,那就站起来,哪怕踉跄,也往前走。因为我相信:只要心还在跳,人就不该平着等天黑——要竖着,把黑夜凿出一道光。(作者系神经麻痹症患者,用眼动仪写作)

(摘自《南方日报》钟展峰/文)



心海航

最喜欢吃的,你们都不要动”。

前些日子,心里忽然空落落地想那口滋味,便在网上下单了寸金糖。拆开来,样子是有的,可一入口,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我明白,我弄丢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块糖。那糖里,有林梓古镇千百年文脉化作的一缕甜魂,有老手艺人对尺寸火候的固执坚守,更有两位老人,将一生的默默光阴、无声挚爱,熬成的最后一口蜜甜。那糖的“寸金”,量的不是重量,是寸寸的光阴,是比金子更沉、更珍贵的心意。

(摘自《扬子晚报》何松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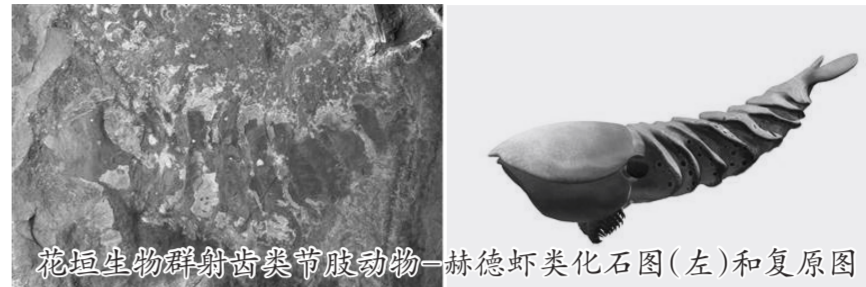


心海航

花垣生物群:勾勒地球5亿年生命演化图景

1月29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距今约5.12亿年前、时代紧接辛斯克事件之后的寒武纪软躯体化石群——花垣生物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填补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关键时段全球顶级软躯体化石群缺失的空白,揭开了显生宙第一次生物大灭绝的面纱。

2021年初春,湖南湘西花垣县磨子村修机耕道时露出特殊地层。地理教师龙晓红发现后告知湖南省博物馆馆员刘琦,刘琦赶来考察,确认是极为特殊的特异埋藏生物化石,后成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他采集样本交给朱茂炎团队,团队意识到这里有重要



花垣生物群群奇类节肢动物赫德虾类化石图(左)和复原图

寒武纪软躯体化石群。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研究团队开展了持续5年的系统野外化石发掘。

地球生命起源后30多亿年以微生物为主,约5.39亿年前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动物登上历史舞台。寒武纪后发生“五次大灭绝”,而寒武纪期间还有“辛斯克大灭绝事件”。花垣生物群为该事件提

供铁证,此前相关证据主要是常规相化石,不能反映海洋动物群落完整面貌,而花垣生物群的软躯体特异埋藏化石提供了诸多细节。科考队从单一采坑采集超5万件化石标本,鉴定出153个动物物种,59%为新物种,涵盖16个动物门类。这些化石保存精美,清晰呈现消化、神经等软躯体结构,展现了复杂食物网和生物

碳循环机制的深水动物群落。

花垣生物群处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显生宙第一次生物大灭绝——辛斯克事件后的关键转折期。研究发现,大灭绝中浅水生物受到重创,深水环境是避难所和生命演化的创新发源地。花垣生物群揭示了大灭绝后海洋动物跨越大半个地球扩散,更新了寒武纪生物地理分布认知,还表明其所在深水环境在灭绝事件前后扮演了动物扩散交汇点等重要角色。

花垣生物群或藏有众多动物祖先,如奇虾等。它还是海洋生物“避难所”,且存在长距离跨洋扩散机制。(综合《湖南日报》《团结报》)

鲜为人知的远古“巨型蘑菇”

大约4亿年前,陆地上有一种形似树干、最高能长到8米的奇特生物——原杉菌。它的化石最早于1859年被发现,其在生物门类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古生物学家曾认为它或是真菌,或是未知多细胞生物。

最近,英国的研究人员有了新发现。他们分析了一块来自苏格兰高地莱尼燧石岩层、有4.07亿年历史且具有原杉菌典型特征的化石。显微镜观察显示,其内部有高度复杂的三维微细结构,和动植物体内输送水分等的结构有相似之处,这

是现代真菌所没有的。研究人员还分析了化石的“分子指纹”,与同一岩层真菌等生物化石对比,发现它缺乏真菌细胞壁核心成分甲壳质和β-葡聚糖,而同期真菌化石中都含有这些物质;也不含真菌生物标志物萜(一种多环有机物)。

综合现有证据,原杉菌无法归入任何已知的生物门类,也不是多个物种共生的结构,它应该是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独立且已灭绝的复杂多细胞真核生物门类成员。

(据新华社2.1讯)

“恐龙血”比“熊猫血”更稀缺

近期,江苏省南通市中心血站检测科在血筛时发现一例特稀有血型——类孟买型,俗称“恐龙血”,比RhD阴性“熊猫血”更稀缺。

据南通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何莉介绍,检测时发现献血者ABO正反定型不一致,正反定型为O型,但反定型检测却

不符合。进一步检测发现其血液中无H抗原,经血清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筛查,鉴定为AB型类孟买型。由于类孟买血型个体缺乏H抗原,误输普通血液会引发致命溶血反应,且常规检测难识别,需精密实验确诊。该血型在印度发生率约万分之一,中国仅十几万

分之一。

何莉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献血储存血液,有输血需求时可考虑自体输血方案,即自己输自己的血。专家也呼吁普通群众积极无偿献血,尽早了解自身血型,规避临床风险。(摘自《南通时报》)

146光年外有颗“冰冻地球”

近日,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体积、公转规律与地球极为相似的星体HD 137010 b,它

距离地球约146光年,比地球大6%,围绕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公转,公转周期约为355天。根据测算,这颗星体有50%的概率处在其所属星系的宜居地带,被一些学者称作“人人都想找到”的星星。此前热门“宜居星球”开普勒-186f距地球足足

500光年,观测亮度仅为HD 137010 b的1/20左右。

不过,HD 137010 b条件远不及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将它形容为一颗“冰冻地球”,称其地表接收到的光能与热能仅为地球的1/3,这是由于它所环绕的恒星比太阳“冷淡”。因此,该星球的地表环境和火星的类似,平均温度低至零下68摄氏度。但天文学家表

示,若星球的大气环境适宜,它也可能存在丰富的水资源。

目前,开普勒天文台对HD 137010 b的观测仅基于一次“凌日”事件,即行星体从恒星体正前方经过时形成的“微型日食”。天文学家掌握的数据和推演成果有限,他们需要看到“凌日”现象规律性地重复,才能确认它是真正的行星。(据光明网1.30)